

//春天真的到了。出门听到有鸟儿在吵架，她说：“不理你不理你不理你，不——理你。”她男朋友没理她。



微生物：
生活就是若干短句

5个网友的微博生活



他们开电脑第一件事
情已经不是打开QQ或是
MSN，而是到网页上看看
有无网友@自己；他们没
有一刻闲下来，坐着躺着
走着，手上在不停记录自
己的生活碎片；他们对着
同一个网页猛刷几个小时，
只是为了你来我往的
几句对话；他们遇到难题
不搜索只上微博问；他们
的生活被肢解成了若干个
短句子……

这是一群生活在140个字中间的生物，他们用微博展开生活中的各项事宜。他们被称为——“微生物”。

熊阿姨：人际大纽带



熊姨语录

换了个手机，许多去年
删掉的短信都奇怪地冒了
出来，看到一个已经久未出
现的发信人名字不由得一
激灵，明天不管找不到同
伴我必须去热波，去看那个
唱歌装酷的乐队，我要见到
那个让你纠结沉迷暗恋的
终点。

围观了会儿满场十二三岁小女孩的自由拉丁和恰恰，衣着挺成熟但没胸没屁股，动作不协调，真不明白萝莉有什么好看的。

两个宅女出去吃饭，翻开菜单习惯性第一个先找外卖电话，一个翻底找无线密码……

受不了没有旅游安排的假期，虽然平时也没几节课天天自习跟放假一样，但现在就是浑身每个细胞都闹得不舒服啊不舒服！

我根本就是怪阿姨

“白板报”的主人王佩对熊阿姨的评价是：“熊阿姨是我们很多人的联系节点。人人都爱雷蒙德，谁都难舍熊阿姨。”熊阿姨对此欣然接受：“说对了，我有个自称叫人际大纽带。”熊阿姨在网上人缘极好，发言生活化又充满嚼头。虽然和蜀黍级的王佩一起玩，ID也叫做“熊阿姨”，不少网友以为她就是阿姨级别的，可是我们的熊阿姨还在上大学啊。

熊阿姨说：“因为16岁那一年被3次叫阿姨，悲愤中干脆用这个做了网名。”而且，她也不介意被划入“怪阿姨”的行列：“长相上当然喜欢年轻化，但是内心还是希望自己更成熟更独立，加之邪恶的特质也不少，所以不怕被划入，压根就是怪阿姨。”

5分钟刷新一次

熊阿姨对于Twitter的热衷程度，她是说：“5分钟刷新一次。”她很有自知地采取了一种“强制断网”的策略来治自己的“刷新强迫症”。她说：“不需要神话它也不需要妖魔化，带着自己的想法和意趣来生活，就好了。”

罗永浩：彪悍的老罗，彪悍的微博



老罗语录

每次晚上临时加班进写字楼的时候，保安都会一脸怀疑地打量我：“你是干什么的？”我回答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脸上的表情特不自然。我就是那种在电梯里因为别人放屁而心虚脸红的人。

闲聊时说起什么时候大家一起去美国旅游放松一下，小黄斌双眼发亮，很憧憬地说：“去美国就像进了电影里。”我们对美国的印象一大半都是电影里的。

晚上下楼到光合作用书店看了看，发现《我的奋斗》到货了，这是生平第一次在书店看到印着自己名字的东西，很镇定地激动了一小会儿，愕然买了一本出来。之后到五道口吃饭，在地铁附近的盗版书夜摊看了看，发现居然还没有被盗，心情复杂地回家了。

来自思想界的《我的奋斗》书评：1. /@张思超：纸张挺好的；2. /@覃伯牛：要是不写字就更好了。//

我发了上面这条微博之后，思想界打起来了 /@西门不暗：你是在侮辱思想界吧，什么人都可以归入？

刷屏和几万人聊天

现在回想起来，多年前罗永浩老师已经显示出了“微生物”的潜质。风靡网络的“老罗语录”不就是一个“老罗微博”的音频版么？“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多么符合Twitter精神啊：几句话，意思表达清楚，有回味余地，适合拿去当签名，易于“泛滥”。

去年，老罗开始了Twitter和新浪微博同步活动的日子，其间微博上出的最大新闻就是老罗大大方方地、冒网友之大不韪地承认自己是“可爱多”一枚。随后老罗高高兴兴地开了人人网（原校内网）公共主页，猛刷主页状态，并称自己就是那人网状态当Twitter玩的，刷屏猛烈在所难免。

老罗的话痨重点都在他的学校和新书上，他乐呵呵地说自己在微博和其他网站上的一系列宣传都收效良好：“我觉得我做广告做得比较花心思，态度端正，骨子里又诚恳，再加上手法脚法都细腻，所以还挺受欢迎的。”

我推荐江一燕老师

老罗对自己的微博内容总结为：“没觉得某一类题材的特别多，好像比较平均，非要说哪一种多一点，可能也就是抖机灵和装可爱的多一些吧，但每次都被人脸识别破。”

他觉得“微博看多了就麻木了”，不过还是有伊人能占据老罗的芳心，“哦，对了，我很喜欢江一燕老师，觉得她气质奇好，推荐她的微博客，照片很好看，每次看了心情都会很好，比那些臭贫的文人好多了。”

老罗依然会隔三差五地在各个网上和网友对话，不过要想让她回复是个碰运气的事儿：“我觉得我不是根据留言的类型选择回复，而是根据我自己的心情和状态选

择回复，总的来说，闲的时候如果刚好心情还不错，就会回复几个。”

挺一挺曾轶可，发一发广告

严格来说，老罗并不能算是特别严重的“话痨”，他只是某一段时间刷屏比较猛——尤其是力挺曾轶可的那段时间，相信不少网友都对他那些语录记忆犹新。老罗说，那阵子自己还被不少老朋友拉黑了：“前一阵挺曾轶可的时候，很多我的老朋友都受不了了，纷纷取消关注了。”

除了自己的偶像，老罗的话痨重点都在他的学校和新书上，他乐呵呵地说自己在微博和其他网站上的一系列宣传都收效良好：“我觉得我做广告做得比较花心思，态度端正，骨子里又诚恳，再加上手法脚法都细腻，所以还挺受欢迎的。”

芬姐语录

春天真的到了。出门听到有鸟儿在吵架，她说：“不理你不理你不理你，不——理你。”她男朋友没理她。

面试一名编剧，我问：“怎么证明你有幽默感？”他说：“我一说话他们就笑。”“你说什么？”“我说我有幽默感。”

为什么我每次看到江美琪，都会想到江米条呢？好奇怪，有人有同感吗？

我也是不能接受你，如果你能再年轻点，漂亮点，苗条点，如果你能头发再多一点，粉刺再少一点，如果你不是男的。

上了微博，居然发现自己有正义感，这太让我意外了。我一直以来的理想，是在一个充满正义的世界里，做个邪恶的小坏蛋。现在，我对这个世界和我自己都很失望。

胡淑芬：爱生活，爱芬姐

首先，胡淑芬是一个男的。其次，胡淑芬在微博界已经混了很久。门户网站还没有瞄上微博的时候，胡淑芬已经在饭香上玩得兴高采烈，每句话都自称“芬姐”，用一张半裸照当头像，吸引各方少女前往。

“胡淑芬”的名字和他的头像、以及发微博的内容加在一起，很容易让人误认为他是一直在默默地对某个姑娘倾诉衷肠。胡淑芬对于写情话的动机如此解释：“情话自己要从心里冒出来，只好把它们写下来。心里在爱着，情话就会冒出来。不是写给某个具体姑娘，是写给我想象中的恋人。写出一句动听的情话，我自己也似乎收信人一样，充满幸福，感觉像个热恋中的人。”

虽然胡淑芬在互联网是以恶搞作品出道，可是他的微博却始终透露着某些含情脉脉的味道，比如他的微博简介上留了两个邮箱，一个注明“工作用”，一个则是“恋爱用”。胡淑芬的“恋爱用邮箱”有没有艳遇呢？芬姐对此很沮丧，“恋爱用邮箱收到过信，不过都是跟我开玩笑的，我很失望。”

斯宾诺莎语录

昨天穿着便衣在园里跑来跑去，尽管挂着志愿者证，但再也没有游客对我们围追堵截，狂问问题了。本该觉得很开心，可是又觉得很失落。我真是劳碌命。

雷打不动的问候，好窘……亲爱的复旦志愿者早安~沐浴晨曦，团团为你送上一捧橘黄的向日葵。昂起头挺起胸，任阳光打在你的脸上心间，展现最坚毅的姿态。面朝人海，春暖花开~

“斯宾诺莎”这个ID有点奇怪，因为是一个哲学家的名字：“当初选择这个ID只是因为手头正好有本斯宾诺莎的书。当时许多ID已经被占用，斯宾诺莎是比较冷门的哲学家，知道的人很少，所以估计不会被占用，就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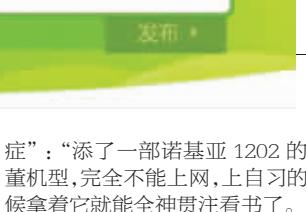
斯宾诺莎觉得自己还算是很节制的“微生物”：“中毒最深的表现就是每天一睁眼都是先用手机上网查看自己的首页，睡觉前最后一件事也是。”

“微生物”们痴迷微博的表现一般都是刷新强迫症和难以专心做事，而斯宾诺莎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习惯：存档。她会把自己看到的、喜欢的微博存下来，然后定期发布到博客：“有些语录是自己非常喜欢的，将喜欢的存档是习惯。我偶尔会将这些语录发到博客或者SNS网站上去，希望更多的好友分享自己获取到的有趣语录。”

身为新闻学的研究生，斯宾诺莎非常清楚微博产品的负面作用，除了会分散精力之外，她觉得从信息获取上来说，也不全是一件好事：“微博的信息太过分散，而且在你关注人数到达一定程度后，页面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每天消化这些信息需要浪费大量的时间。所以现在每天基本上扫一眼关键词，了解基本的硬新闻信息即可。无聊的时候多看看其他人发的琐事。”

——非常有节制的使用习惯。

于婆：老公推+调戏小姑娘+控大叔



于婆语录

穿得少，心情好。

临近下班时间，老公电话问：“今天加班到几点？”他以前都是问“吃什么”的……我是加班女帝。

记得早年某牙膏品牌广告，小女孩说：“我有新妈妈了。”然后她抗拒新妈妈，不要玩具，后来新妈妈给她挤某品牌牙膏她就笑了，还跟新妈妈相视而笑。一般人很贊这个广告，但是真正有这么回事的人，看见这广告就恶心啦。

刚刚接触微博产品的网友还容易迷惑的一件事情是关注数量，越多人关注自己，就觉得多了一份成就感。熊阿姨建议这些想迅速增加关注数的网友：“大量注册马甲关注自己，时间短，速度快，绝对有奇效。”

说一千道一万，她觉得不需要给一个140个字的小产品过多属性：“不需要神话它也不需要妖魔化，带着自己的想法和意趣来生活，就好了。”

上Twitter三件事

于婆喜欢在Twitter上扯些家长里短。老公和自己小别啦，做饭

啦，老公喝醉了拿她的名字编成歌啦……看得多大龄或小龄未婚女青年艳羡不已，跟她抒发一下恨嫁之心；而同样已经嫁作人妇的已婚女则要过来分享一下已婚的各种经验教训。微博传递消息快，导致新闻和公共事件容易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而于婆这个小小的柴米油盐却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关于“于婆”这个ID的来历，其实是很文艺滴：“是因为喜欢《红楼梦》里一段故事，宝玉冒雨去看黛玉，黛玉说他穿着蓑衣像‘渔翁’，后来黛玉拿着雨帽玩儿，失口说自己像画儿上的‘渔婆’了，被宝玉发觉笑了她一下。很喜欢这种温馨含蓄可爱的小儿女感情。我自己姓于，就这样叫了。”

于婆自我感觉属于“中度话痨”：“我在熟悉Twitter之后就开始越来越话痨，几乎每天都很high；春节之后由于工作变动和忙碌而渐渐被动降温，中毒最深的表现……转微博炉的宝贵几分钟都要充分利用起来上Twitter。”有点瘾也好，至少会在老公狂飙游戏的时候变成“电脑寡妇”：“老公也很清楚我沉迷Twitter，我有事要忙会对他说：‘你去玩游戏吧～’，而他有事要忙会对我：‘你去上Twitter吧～’。”

“瘾”这件事，总归会有不好的地方：“比如有时候熬夜上推，影响我第二天工作和健康。”于婆给自己上了点强制措施：“我会强制自己零点下线，会留下一条推说‘午夜停推’。”这个习惯执行到了最后居然有网友主动监督：“超过午夜我若再发消息，会被网友们轰下来或者哄下来。”

转微博炉也要上Twitter

于婆语录

于婆喜欢在Twitter上扯些家长里短。老公和自己小别啦，做饭

啦，老公喝醉了拿她的名字编成歌啦……看得多大龄或小龄未婚女青年艳羡不已，跟她抒发一下恨嫁之心；而同样已经嫁作人妇的已婚女则要过来分享一下已婚的各种经验教训。微博传递消息快，导致新闻和公共事件容易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而于婆这个小小的柴米油盐却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关于“于婆”这个ID的来历，其实是很文艺滴：“是因为喜欢《红楼梦》里一段故事，宝玉冒雨去看黛玉，黛玉说他穿着蓑衣像‘渔翁’，后来黛玉拿着雨帽玩儿，失口说自己像画儿上的‘渔婆’了，被宝玉发觉笑了她一下。很喜欢这种温馨含蓄可爱的小儿女感情。我自己姓于，就这样叫了。”

于婆自我感觉属于“中度话痨”：“我在熟悉Twitter之后就开始越来越话痨，几乎每天都很high；春节之后由于工作变动和忙碌而渐渐被动降温，中毒最深的表现……转微博炉的宝贵几分钟都要充分利用起来上Twitter。”有点瘾也好，至少会在老公狂飙游戏的时候变成“电脑寡妇”：“老公也很清楚我沉迷Twitter，我有事要忙会对他说：‘你去玩游戏吧～’，而他有事要忙会对我：‘你去上Twitter吧～’。”

“瘾”这件事，总归会有不好的地方：“比如有时候熬夜上推，影响我第二天工作和健康。”于婆给自己上了点强制措施：“我会强制自己零点下线，会留下一条推说‘午夜停推’。”这个习惯执行到了最后居然有网友主动监督：“超过午夜我若再发消息，会被网友们轰下来或者哄下来。”

于婆语录

于婆喜欢在Twitter上扯些家长里短。老公和自己小别啦，做饭

啦，老公喝醉了拿她的名字编成歌啦……看得多大龄或小龄未婚女青年艳羡不已，跟她抒发一下恨嫁之心；而同样已经嫁作人妇的已婚女则要过来分享一下已婚的各种经验教训。微博传递消息快，导致新闻和公共事件容易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而于婆这个小小的柴米油盐却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关于“于婆”这个ID的来历，其实是很文艺滴：“是因为喜欢《红楼梦》里一段故事，宝玉冒雨去看黛玉，黛玉说他穿着蓑衣像‘渔翁’，后来黛玉拿着雨帽玩儿，失口说自己像画儿上的‘渔婆’了，被宝玉发觉笑了她一下。很喜欢这种温馨含蓄可爱的小儿女感情。我自己姓于，就这样叫了。”

于婆自我感觉属于“中度话痨”：“我在熟悉Twitter之后就开始越来越话痨，几乎每天都很high；春节之后由于工作变动和忙碌而渐渐被动降温，中毒最深的表现……转微博炉的宝贵几分钟都要充分利用起来上Twitter。”有点瘾也好，至少会在老公狂飙游戏的时候变成“电脑寡妇”：“老公也很清楚我沉迷Twitter，我有事要忙会对他说：‘你去玩游戏吧～’，而他有事要忙会对我：‘你去上Twitter吧～’。”

“瘾”这件事，总归会有不好的地方：“比如有时候熬夜上推，影响我第二天工作和健康。”于婆给自己上了点强制措施：“我会强制自己零点下线，会留下一条推说‘午夜停推’。”这个习惯执行到了最后居然有网友主动监督：“超过午夜我若再发消息，会被网友们轰下来或者哄下来。”

于婆语录

于婆喜欢在Twitter上扯些家长里短。老公和自己小别啦，做饭

啦，老公喝醉了拿她的名字编成歌啦……看得多大龄或小龄未婚女青年艳羡不已，跟她抒发一下恨嫁之心；而同样已经嫁作人妇的已婚女则要过来分享一下已婚的各种经验教训。微博传递消息快，导致新闻和公共事件容易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而于婆这个小小的柴米油盐却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关于“于婆”这个ID的来历，其实是很文艺滴：“是因为喜欢《红楼梦》里一段故事，宝玉冒雨去看黛玉，黛玉说他穿着蓑衣像‘渔翁’，后来黛玉拿着雨帽玩儿，失口说自己像画儿上的‘渔婆’了，被宝玉发觉笑了她一下。很喜欢这种温馨含蓄可爱的小儿女感情。我自己姓于，就这样叫了。”

于婆自我感觉属于“中度话痨”：“我在熟悉Twitter之后就开始越来越话痨，几乎每天都很high；春节之后由于工作变动和忙碌而渐渐被动降温，中毒最深的表现……转微博炉的宝贵几分钟都要充分利用起来上Twitter。”有点瘾也好，至少会在老公狂飙游戏的时候变成“电脑寡妇”：“老公也很清楚我沉迷Twitter，我有事要忙会对他说：‘你去玩游戏吧～’，而他有事要忙会对我：‘你去上Twitter吧～’。”

“瘾”这件事，总归会有不好的地方：“比如有时候熬夜上推，影响我第二天工作和健康。”于婆给自己上了点强制措施：“我会强制自己零点下线，会留下一条推说‘午夜停推’。”这个习惯执行到了最后居然有网友主动监督：“超过午夜我若再发消息，会被网友们轰下来或者哄下来。”

于婆语录

于婆喜欢在Twitter上扯些家长里短。老公和自己小别啦，做饭

啦，老公喝醉了拿她的名字编成歌啦……看得多大龄或小龄未婚女青年艳羡不已，跟她抒发一下恨嫁之心；而同样已经嫁作人妇的已婚女则要过来分享一下已婚的各种经验教训。微博传递消息快，导致新闻和公共事件容易成为